

接续文明根脉 “新农潮”悄然兴起

记者 郭晓莹

青春纪实成为文化引爆点 新媒体让“种地”变“显学”

清晨六点,伴随着鸡鸣,蒋敦豪、鹭卓等十位年轻人在杭州市后陡门村那片142亩的土地上开始了又一天的耕耘。镜头记录下的,不是精致的舞台表演,而是他们满身泥泞、从对农事一窍不通,到独立完成水稻收割和小麦播种的190天“变形记”,这正是大型劳作纪实互动节目《种地吧》的起点。这个没有剧本,只有真实目标与任务的节目,出乎意料地击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心,让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耕劳作,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青春“显学”。

《种地吧》成功的密码,在于“去滤镜的真实”与“有回响的成长”。节目放弃了真人秀的戏剧化冲突,转而采用长达数月的纪实跟拍,完整呈现农业生产“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”的完整周期。观众们亲眼见证“十个勤天”(节目中十位少年组成的团体昵称)如何被种子发芽的喜悦打动,又如何被连阴雨雨的考验磨砺。他们的肤色逐渐变深,手掌磨出老茧,眼神却愈发坚定——这是任何剧本都无法编排的青春成长史诗。正如成员鹭卓所感慨的:“在这里,我收获了一份纯真、一份淳朴、一份安心。这块土地一年一年变得越来越好……最重要的是,通过这个节目,有更多的朋友来这里关注农业。”

日前,《种地吧》第四季在爱奇艺独家上线热播。节目第四季则将叙事版图延伸至更广阔的天地,将镜头对准祖国边疆。摄制组深入“世界屋脊的秘境”西藏墨脱,这里因一日四季、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,竟孕育出热带雨林,当地还产香蕉、枇杷、火龙果等热带水果;他们又奔赴新疆于田,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,见证“沙漠玫瑰”如何在极端环境中绽放出产业之花。“见天地之广阔,解民生之多艰”,本季节目不再局限于少年个人的劳作,而是将他们的实践与墨脱特色农产品标准化、市场化,以及于田的风防治沙工程紧密结合。墨脱公路打通了连接外界的实体之路,节目组透露:“我们希望以青年之力铺就一条‘隐形之路’,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增添砖瓦,汇聚社会力量,助力打通乡村振兴的‘最后一公里’。”

本季《种地吧》中,除了继续由“十个勤天”以青年之力服务乡村之需,节目还将用镜头聚焦另一群青春力量:他们中有大学生返乡创业代表,有驻村第一书记、有青年农技人员……其中不乏“95后”。

农村天地广阔,农业大有可为,更是青年成长成才的舞台。节目通过他们的经历,讲述当地吸引全国各地大学生扎根于此的故事。“在墨脱,是我们这几年见到从事农业相关行业年轻人最多的一次,大家聚在一起为当地找出路、谋发展,特别有‘众人拾柴火焰高’的感觉。”节目组表示。

如今,节目第一季的拍摄地杭州后陡门,

观点追踪

中华文明,根植于沃土,发轫于农耕。正如即将到来的端午佳节,其赛龙舟、吃粽子等习俗本就源于古代农耕社会祛病防疫、祈求丰收的节气活动,是农耕文明在岁时节令中的鲜活体现。然而,当指尖划过屏幕的速度远超车苗生长的节奏,当城市的灯光模糊了田野的轮廓,农耕——这份深植于华夏文明基因的智慧,又该如何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生成成长?

近年来,一股“新农潮”在年轻人中悄然兴起,从综艺屏幕里的“种地吧少年”,到研学基地中的“城市小农夫”,一股关注农业、亲近土地的力量正将青春的活力注入古老的田野。这不仅是一场文化的“寻根”,更是一场关于成长、价值与社会责任的生动实践。

早已从一片普通农田变为全国年轻人的“打卡圣地”。少年们成立的“十个勤天”公司,更成为一个连接城市与乡村、流量与产业的独特符号。当抽象的“农耕文明”与宏大的“乡村振兴”战略,通过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汗水与笑容变得可亲可感时,年轻人内心的那根弦被拨动了。它宣告着,新媒介的力量不仅能娱乐大众,更能重新建构一种时代精神——在土地上扎根、成长、奋斗,也是一种值得敬佩和向往的青春选择。

文旅研学开辟田野“第二课堂” 汗水浸润泥土带来人生体悟

屏幕上的新奇感,激发了人们走入田野的渴望。镜头之外,更为普遍的“第二课堂”在城市近郊蓬勃展开,它并非虚拟的“元宇宙”,而是真实可触的泥土课堂。

在天津静海区光合谷旅游度假区,同样在上演着动人的场景。初夏的水田边,一群来自城市的孩子正脱下鞋袜,小心翼翼地踏入微凉的泥泞中。“好冰啊!”“泥巴好软!”伴随着最初的惊呼,他们接过绿油油的秧苗,学着农民伯伯的样子,弯下腰,将一株株生命的希望插进泥土。有的孩子为了把秧苗插得笔直,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。一个原本有些畏缩的男孩,在成功种下第一株后,脸上绽放出前所未有的专注与自豪。他后来说:“原来饭碗里的米粒,需要这么仔细地一颗颗种下去,真是太不容易了!”

孩子们收获的不仅是插秧技巧,更是一份关于“粒粒皆辛苦”的真实感动。家长们在岸边拍照,有家长发出感慨:“平时在家挑食,今天看了他种下的水稻,回去一定要让他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。”参加插秧的孩子从幼儿园大班一直到小学五六年级,各年龄段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

这场“水稻插秧”活动,正是光合谷农耕文化研学项目的核心环节。“我们开展项目的初衷,是实现‘教育回归自然’与‘劳动价值重



孩子们参加光合谷农耕文化研学项目。



《种地吧》第四季节目剧照。



《种地吧》第四季节目嘉宾合影。

专家观点:

守住文明根脉, 让“知农、爱农、为农”成为时代风尚

在火热的实践背后,学者们则从更宏大的文明传承与国家视角,审视这股“新农潮”的深远意义。

武慧媛主任认为,《种地吧》这种形式的可贵之处在于“通过影视化方式,让远离土地的年轻人,重新认识土地的力量。”这是一种有效的文化唤醒机制。她分享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故事:有高中生因为观看了《种地吧》,毅然报考了中国农业大学,立志为农业发展贡献科技力量。“这正是从知农到爱农,最终实现思想转变和文化认同的生动例证。”武慧媛说。

《种地吧》节目和各地农业体验文旅项目,其更深层次的价值,是对农时规律与农耕智慧的尊重与传播。节目中,成员们严格遵循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事;田间的农业研学课程也因地制宜、分时而定。武慧媛解读道:“惊蛰翻地、谷雨播种、芒种抢收……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与自然相处的智慧。”在追求即时满足的现代社会,农耕的漫长周期恰如一剂良药,它教育年轻人学会等待、尊重过程、敬畏生命成长的客观规律。

而这种文化与价值的传承,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的命题——粮食安全。“如果大家都不去耕种粮食,都不去发展我们自己的种业,何谈粮食安全?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。”武慧媛的告诫掷地有声。年轻人远离农村、不愿务农的现实困境,使得通过新形式激发青年对农业的关注,培养潜在的“新农人”,成为一项关乎国家根基的战略议题。

一场综艺、一处研学基地、一片水田、一群孩子……这些看似微小的触点,正连成一幅唤醒文明记忆、连接城乡血脉的山河画卷。我们看到,农耕文明——这一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根脉,正在以一种全新的、充满青春活力的方式续写篇章。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心灵被土地的力量所触动,当“知农、爱农、为农”成为一种新的时代风尚,我们民族的文明根脉,便将在这一代人的手中愈发茁壮。

非遗新传

从书斋到讲堂

记者:华氏文脉从华世奎先生算起已有160余年,但津派华氏刻瓷制作技艺是您祖父华非先生独创的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,您能先帮读者理清一下吗?

华磊:华氏文脉是以书法起家,华世奎先生是天津书法的代表人物,整个家族在诗、书、画、印方面都有很深的积淀。刻瓷这门技艺,是我祖父华非先生在继承家族文脉的基础上,独创的一种艺术形式。他从小受书香门第的熏陶,诗书画印、文音美戏、收藏鉴赏样样精通,被公认为津门第一大玩家,是继京城王世襄之后,京津地区最重量级的文人玩家、艺术家、收藏家。后来迷上陶瓷,就把刻和烧融合在一起。以前要么画、要么刻,他是第一个把文人画、篆刻刀法和陶瓷烧制与釉料融为一体的。上世纪80年代,央视专门给他拍过纪录片,叫《火的艺术》。艺术家韩天衡先生专门为这门技艺题了四个字——“四绝一统”,指的是华非先生将“诗书画印”四绝都融合到了瓷器上。

记者:刻瓷这门技艺由来已久,您是怎么开始对它感兴趣的?

华磊:刻瓷历史悠久,其雏形可追溯至秦代“刻玉”,到清乾隆年间更是跻身宫廷雅艺。而将篆刻与窑烧技艺融合,从制坯到成器全程亲为的创作形式,是由我的祖父首创,这并非对传统技法的修修补补,而是独开一派新路。

受家庭环境的影响,我从四五岁就开始接触书法、篆刻。家里从不会硬性要求我学艺,但长年耳濡目染,提笔写字、执刀治印慢慢就成了日常。十五六岁时,我深深迷上了陶瓷烧制,四处走访各地窑场,专心钻研烧瓷工艺。后来慢慢觉得,只在别人烧好的瓷胎上创作总觉得不够尽兴,便想着也像祖父那样全程亲手制作:自己拉坯、调配釉色、入窑烧制,最后再挥刀雕刻。从最初临摹学习,到独立构思创作,从单纯的喜爱到潜心钻研,我和刻瓷的缘分,就这样一步步自然走了下来。

记者:您到天津工业大学工作是什么契机?

华磊:最初是受学校邀请,来做一个刻瓷方面的小型展览和一些宣传推广。当时也没想太多,只是想把这门手艺展示给更多人看。展览办下来之后,反响还不错,正好赶上国家对非遗保护的重视程度在提高,学校又有筹建



华磊

非遗学科的想法,后来就在这边留下来了。说实话,很多事情都是顺其自然推进的,展览开了,学生们有兴趣,学科建设需要人,我也愿意把这么多年积累的东西系统地梳理出来,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在学校的支持下,津派华氏刻瓷制作技艺于2025年成功列入天津市西青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可以说,是学校的平台和国家的政策,把我推到了“非遗传承人”的位置上。

记者:那您怎么看待“传承人”这个新身份?您觉得家族传承和高校传承,最大的不同是什么?

华磊:我觉得“传承人”不只是一种荣誉,更是一份责任。以前我对自己负责,现在要对一门技艺的延续负责。很多人说要拜我为师,我还没有正式收徒,因为我觉得自己还在积累和探索的阶段。但在课堂上,在工作室里,我已经在一点一滴地“传”了。传承不一定要传统的拜师仪式,体系化的教学、规范的教材、开放的学科,同样可以让这门手艺传下去。

家族传承是“口传心授”,很精细,但覆盖面小,选人也难。高校不一样,它有成熟的筛选机制和平台支撑。今年我们非遗方向的研究生最高418分,不是真正热爱且有功底的人进不来。而且高校可以把技艺写成教材,

华磊 窑火续文脉 新途拓传承

记者 田莹

在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中华器物艺术高等研究中心实验室内,锤凿之声轻而有韵,如古琴余音。一位青年正伏案刻瓷,笔下诗书画印,刀下深浅凹凸。他是华磊,津派华氏文脉第五代传人,也是津派华氏刻瓷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。从家族书斋走进大学讲堂,从传统文人雅玩走向现代设计、国际舞台,华磊正以“新人”之姿,点燃一门古老技艺的薪火。

把刀法规范化,哪怕一代传承人老了,手艺也不会断。教材在、学科在、人才在,这才是可持续的传承。

记者:听说咱们这个非遗专业在人才培养上很有特色,具体是怎么设置的?

华磊: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非遗人才培养,已经形成了覆盖本科、硕士、博士的完整体系。今年9月,非遗实验班将率先入学;到2027年,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”本科专业即将招生。在更高层次上,学校已经成功获批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智能设计”交叉学科博士授权点,2026年9月博士和硕士即将入学。从本科实验班到交叉学科博士,这条人才培养链条是完整的。这也能看出,真正愿意深耕非遗的学子,不仅有过硬的专业基础,更怀揣着对传统技艺的热爱。我们将结合学校工科优势走艺工融合路线,理论、技艺、创新同步推进,为非遗行业持续输送人才。

从刀法到算法

记者:您在津派华氏刻瓷技艺基础上,做了哪些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探索?

华磊:最大的变化是我依托天津工业大学的工科优势,推动“艺工融合”。什么是“艺工融合”?简单说,就是艺术与工程技术的交叉融合。它不只是工具层面的相互借鉴,更核心

的是思维方式上的互补,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结合。艺术重感觉、重表达,工程重逻辑、重落地,两者结合起来,很多以前“想得到做不出”的东西,现在就能实现了。

刻瓷不只是“刻”,更是融书法之筋骨、绘画之气韵、篆刻之金石味于一体的综合艺术,而就刻瓷这项技艺来说,过去就只有瓷器这一种载体。现在我可以刻玻璃、刻金属,可以把大漆、陶瓷、玻璃做在一件作品上。载体不一样了,雕刻技艺也要随之变化,表现力也更完全不同。我觉得,这不是另起炉灶,而是一通百通。

记者:听说您和赵俊杰教授合建了一个“文化基因库”?

华磊:我与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赵俊杰教授合作,在推动非遗技艺传承的过程中,系统梳理、数字化解构非遗纹样,建立了“文化基因库”。这一“文化基因库”旨在将古老的夔龙纹、蟠螭纹、宝相花纹等图案转化为可自由组合、无限衍生的矢量元素,为非遗产品的创意设计和产业化开发提供文化资源支持,打通从文化资源到产业价值的闭环,使非遗技艺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的活力。“文化基因库”说白了就是一个纹样库和设计稿库。因为很多学生没有深厚的书画功底,他们可能画不了传统文人画,但他们有审美、有想法。我给他们提供素材库,他们可以基于现代审美去做新稿子。比如我不会画现在流行的某些动漫形象,但学生可以。他们画完了,我教他们选择更恰当的法技,让他们在具体操作中更有表现力。这样传统手艺就有了新内容,年轻人也愿意学。

这就涉及传承中的一个核心问题:你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像从小练书法那样有童子功。有些东西不是四年大学能教会的。所以我的思路是,先把法技做减法,选出一套核心法技,形成谁都能上手的基础规范,然后在实践中根据学生的资质再去深挖,因材施教。

记者:那AI(人工智能)呢?您怎么看它在非

遗传承中的角色?

华磊:AI我用,但它的定位得搞清楚。AI最大的优点是效率。你脑子里有个想法,以前得做出来才能看到效果,周期很长。现在用AI生图,马上就能判断构图合不合适、色彩搭不搭,减少了很多试错的成本,创作快多了。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前期的推演和筛选。

但AI跟手差三个字——人情味。AI生成的东西太完美了,没有瑕疵、没有意外,一看就不是人创作的。艺术恰恰是来源于生活,而生活不是完美的。我天天写字画画,那个手感、那个偶然间出现的笔触,是AI模拟不来的。真正让作品有灵魂的,还是人的构思、人的手感、人的修改。AI只是帮你节省时间的一个工作工具,它代替不了你的思想。关键词是你投喂给它的,最后怎么修改、怎么落地,还是你的事。

记者:那“手工温度”会不会被AI冲淡?非遗的核心价值在哪里?

华磊:我认为不会。它们不是同赛道,解决不同的问题。我手刻一个盘子,从设计到烧制到刻完,几个月时间,价格自然高,可能大部分人不消费得起。但把图样数字化之后,用现代工艺做一批出来,价格大幅降低,只要你喜欢就能拥有。艺术家不可能天天手搓,市场也消化不了那么多高端作品。

所以AI和数字化解决的是“让非遗走进生活”的问题,不是替代手艺本身。我一直有一个观点:艺术的起点是生活,它的归宿还是生活。非遗要活下来,得回到人手里、回到日常中。不管是高端收藏还是大众文创,都是让这门手艺被看见、被使用的方式。

记者:展望未来,您心中关于非遗传承最大的理想与目标是什么?

华磊:我未来的目标不只是传承一门手艺,更是想借助高校平台,为整个非遗领域探索一条体系化发展之路。我会把华氏刻瓷百年积淀的法技、经验整理成标准化教材,同时完善材料基因库,结合新材料、数字技术推动传统技艺创新。依托学校全国独有的非遗非遗硕博贯通学科体系,建立长效人才培养机制。传统师徒传承模式有其局限,容易出现技艺断层。我希望以刻瓷为切入点,让非遗从依附于个人的家传手艺,转变为依靠学科、标准、人才支撑的文化产业,让包括华氏刻瓷在内的众多非遗,在新时代稳稳接续、生生不息。